李思廸海濱子集見郝玉麟廣東通志卷未詳

張紳雲門山樵集見徵選山左明詩畧卷未詳

紳博學工詩所作清新典則有古人風集存陸通志

紳詩文不經意而自成一家蓋北方豪傑之士也列朝詩

徐子元云方伯詞格清健管見一斑知其為豹朱奠尊明詩話方伯工大小篆精於賞鑒法書名畫多所品題撰法書通釋一卷自稱雲門山樵亦稱雲門遺老齊東自周公謹而後復有此人其詩不藉雕琢琅然可誦如湖中玩月詩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沉浮亦佳句也同上

王勅漫游稿雲芝稿見陸通志卷未詳

王探花勅著漫游稿雲芝稿若干卷又有竹泉小像

張令鶴鳴題贊崇正己卯偶軼五世孫茂才傚於塗間得其和尹冢宰送邊京兆考績還應天卷詩曰淡

淡疎林葉亂飛雨晴躍馬出郊畿一尊激灩情偏洽
千里迢遥意不違京兆今書循吏最鈞衡還使庶民
肥丹青已透相知眼自是陽春和者稀筆勢飄蕭有
個氣今家藏為寶玩云舊志

邊貢華泉集四卷詩八卷明史藝文志○李廷相神道碑云四十餘卷焦志作十四卷

李開先序畧曰向余副部驗封日僚長則五泉劉憲甫也公廳發遣政務舊規惟長主之而副不與焉因揣華泉詩集就朱墨筆逐一選取期於精而不貴多閒有未安者退公又正於百泉皇甫子裒潢成帙托之舜澤蘇代巡刻焉劉函山嘗以書致謝曰華泉之歿意以為世無復念之者今其墓上表墓中誌翟石門與李蒲汀陸續寄至吾丈又以其詩集刻之晉中集有蘇序在後而前序必須選者秉筆豈可他干耶之曰國初詩微存古意亦有古法至成化年而萎腐極矣敬皇興文勤政事簡俗熙士夫爭以聲實相高詩三變而復古不但微有古意古法而已時則有慶陽李崆峒信陽何大復雖云角立而為二其與邊華

泉實則鳥峙而為三峒崛嵩相與面議曰詩之雄瀠
吾能之而俊逸則讓二公若官爵吾與何同而崇貴
則無如邊者壽年吾與邊同而何則不及耳後李何
止於提學副使華泉則由提學而至大司徒何年三
十九邊五十七李五十八皆如所逆料李何集家藏
户有人人能舉其詞而邊集近亦沛然傳矣詳觀其
作或撫景物或悲人代或贈送唱酬製裁錯出意匠
妙解其音清而越其節暢而舒其調高而雅其體正
而平可以力振風騷挽回正始國初不足言矣原以
詩禮傳家而更善藏書晚年又多得之酒興詩酒本

一事也居諫垣嘗劾得時中貴及文武大臣任學職
而作人陟太常而禮明刑允賦平則其在刑户兩曹
事也其政若是宜其言亦若是而詩可並李何久傳
全集四十卷閒將有入梓者此則八卷鏤板一仍在
晉一在子家此序當分而刻之兩冠諸其首（閒居集）
魏允孚序曰余讀華泉先生集蓋有世道之感焉昔
者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文勝之弊人至以先進為野人
此其已溺而不可返孔子豈不知之而猶力為之辨
曰吾從先進云云聖人固以為文質彬彬吾志誠在

斯焉已且安知斯人之果不吾從也吾明當孝廟之世皇運熙宏人文朴茂學古之士並軫而翔關西則李獻吉汝南則何仲默吳中則徐昌穀歷下則邊庭實庭實先生字也獻吉之詞雄仲默之詞逸昌穀之詞蒼先生之詞溫然粹然即人自為家究之緣情示志體物叙倫動軌自然不殊也雖其人已往聞聲諷其詞猶足以想見其人與夫當時政治風俗之盛今之學士大夫文非左國遷固雄向則亡稱詩非丕植明遠靈運甫白則亡稱然其氣飄忽迅激驟而睹之色驚稍叩之汩汩乎無餘味焉何者數先生一於鏡

古人之精而世學士大夫猶未免掇古人之華也鏡精者盛世之文掇華者季世之文今之文吾何敢以季世待之然其視盛世何如哉故曰余讀華泉先生集而有世道之感焉先生集舊有木歲久而蝕又遺所為文不載余理濟之明年從先生仲子搜得數十篇因叙入集中為重鋟之匪徒不朽於先生之詞且俾論世者有所考見庶幾慨然而興先進之思云本書

潘子霓後序畧曰嘗聞詩稱盛者莫唐若謂其專且精也後雖有作如唐何謂古今人不相及也豈知刪後無詩漢魏且無足論況唐乎況今之詩乎二說皆

非也詩原性情何代無詩安敢以非唐之詩而謂無唐之詩乎唐可泯而吾詩之唐猶在也我鄉華泉邊先生其詩如冠冕珮瑤雍容雅步廊廟有恢廓之度而無沉鬱之氣獨倡斯文齊名何李何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歷城邑侯巽川李公博雅君子也得稿久矣欲梓而傳焉未遑乃托桃溪方伯王公竟其志王公慨然捐俸為之子喬華泉之鄉人安得不嘉其傳而樂道之乎藉志

劉天民後序曰華泉子殁三年矣予收其逸詩得若干首才三之一云憲使歷田張以覽氏將被諸梓天水胡公來撫東土見而嘆之曰此吾詞林亡友也夫在敬皇時與北地李獻吉氏汝陽何仲默氏齊聲藝苑謂我前明無詩人聽之者衆矣嘻亦偉哉公因顧余曰吾子亦學夫詩也者詩不有的派耶讀詩不有妙悟耶說詩不有真詮耶執此以求詩三子之詩具矣今何李之詩滿天下邊子者獨佚焉子索居無以藉吾且圖之乃郡守白下司馬魯瞻氏、[illegible]鋟梓以行華泉之詩得於是[illegible]何李矣嗚呼華泉[illegible]耶時嘉靖戊戌[illegible]

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
五陵裘馬千金少年　王世貞藝苑卮言
吾最愛邊庭實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又題文山
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甚精麗同上
袁氏獻實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李雄健何秀逸徐
精融邊朴質故並負盛名輝映當代四公殆藝苑之
青英也邊集中如綠水閶門道青山建業城地入河
源渺天連塞日照魯連箭滅遺書在微子城荒故墟
留千盤鳥道緣雲上五色龍江抱日流應是豪華語
觀起綸國雅品

華泉之作雖不逮李何然平澹和粹孝廟以前海岳
之才無其倫比　魯中立海岳靈秀集
本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
相沿元人之習至宏治李獻吉出遂極力振起之何
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和而古風幾遍域
中矣　何良俊藝說
華泉詩時見精詣五言尤稱長城　庭實五言華麗
時出俊語令人百思李何勁對也　陳子龍詩選
王士正華泉先生詩選序曰明詩莫盛於宏正宏正
之詩莫盛於四傑四傑者北地空同李氏汝南大復

何氏吳郡昌穀徐氏其一則吾郡華泉邊公云嘗是
時作者競起宮商相應四傑之外又稱七子而顧華
玉朱升之王稚欽□□□之徒咸負盛名弗得與於
四傑七子之列故千秋論定以李何為首庸邊徐二
家次之浚川對山陜陂洎東橋凌谿已還則皆羽翼
也昔鍾記室品詩謂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
輔平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
雄延年為輔而高棟論唐詩亦有大家羽翼之目由
是言之四傑之在宏正其建安之陳思元嘉之康樂
與迨今歷年二百李何二集學士家有其書邊集為
郡人劉吏部希尹所編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
魏司理永孚桑海之後皆淪烟莽不佞自束髮受書
頗留意鄉國文獻以為吾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涂
滇二氏而篳路藍縷之功又以邊氏為首庸暇日因
參伍二刻雜其繁蕪掇其精要與徐氏迪功集併刻
於京邸俾鄉之言文獻者足徵焉公仲子習字仲學
食貧授徒以詩世其家所傳野風欲落帽林雨忽沾
衣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其佳句也有遺稿一卷
將錄其可存者附斯集後以備一家之言

藍田周君墓誌銘公全所著詩文號曰甕山集若干
卷藏於家（藍侍御集）
張良弼三垣諫草田居集閒適集（見劉天民張公行狀卷末）
劉天民遊蜀藁二卷蛩吟集一卷田間集一卷（國史經籍志）
函山先生集十卷（採訪抄本）
按先生詩有蟲吟草閒居集剌壽吟稿遊蜀稿田
間集田間次集若干種先生歿後孫亮采并文藁
刻之曰函山先生集
王慎中田間集序畧曰予往時聞濟南劉函山先生
者豪雋俶儻人也其游於世之迹則屢擯而稍進一

進而輒斥謂其於末學之行未習也及熟於濟上之
相見先生固務立大節而亦不忽乎細然竟以見斥
豈非其細者不勝其奇乎好而不得泄則怨挾而無
所試則怒怨與怒交乎中於是有剌譏之微言憤懣
之大聲亦其勢之所然豪儻失志者往往蹈此劉先
生田間之詩又何其平也酬酢斯人鏤琢羣品以發
其藻達其思不為疾世誚俗之言游於顯者而未有
羨也與庸衆伍而不為流也怒怨之氣不姦於聲甚
哉聲之出乎心而不可矯也（遵巖大集）
顧璘序畧曰詩文當以自得為宗氣格次之模擬蹈

煉最下吾友濟南劉希尹氏清才卓識蹈罵銓衡之司無何被讒娟出外僅貳觀察位不副德乃無芥蒂於得失其所養可窺矣宜其詩文超越尋常飣餖表也嘉靖庚子長至日

董復亨序畧曰先正有言代不數人人不數首此言作者之難而獨歷下界在海岱作者代興國初北地信陽主盟中原則庭實並驅太倉興化縱橫江淮則于鱗先鳴而中復得劉西山先生余與先生孫公嚴同對公車公嚴手一編示余曰此先大父遺集敢徵吾子一言之辱余受而卒業大率古選出入陳拾遺李青蓮近體本劉長卿閒雜王孟宮詞逼真王建鹹酸勾肆驚謂馬東籬實稱高座弟子而于鱗之名又李伯華也先生於庭實稱後身無論近日王敬夫先生所命余嘗推轂先生與庭實于鱗後先代興可目歷下三絕噫詎謂代不數人而得之明明而得之三先生三先生而又得之歷下也斯已奇矣余令陽卯時時過歷下歎其山水奇秀必多遒文麗藻之士昔讀庭實于鱗兩集仍疑未盡既讀先生集而後知歷下之山川不愛其靈盡也先生直聲古行別有志傳茲不具論論其遺集大都云爾舊志

鹹酸勾肆見舊志及董復亨序卷未詳

按晁書天民所著詞也秋史濟南先正十咏謂公嚴有鹹酸勾肆樂府蓋指鹹酸勾肆餘音而言非一書也

天民晚年好為詞曲雜俗兼雅歌者便之李中麓云濟南劉函山以副使罷官憤憤不平作三朝十八拍一套仙呂有云嚼口根青瓊郎綽口氣黃閣老把俺這無嫂嫂的陳平也弔下一箇招又云鶴鶴拍手大小葵藿腸容易飽擎一甌村裏茶抹一箔窗下稿其托寄感慨如此列朝詩集

讀選自便見函山集卷未詳

天民自序畧曰予雅愛古詩取而讀焉若昭明梁太子所選又其總括者也諦觀往哲屬意高元於中假借音叶指陳方輿引喻故實取用品彙須訓註始明者在唐五臣所訂浮泛不瑩而李善編作後注備式如訓鹿曰鹿鹿鹿鳴訓鶴曰鶴鳴九皐則鹿與鶴也者猶未訓也予往官勲部簿領沉寂取數家之言分註其下績成一編將以自便焉爾同上

按李開先為天民作墓誌銘有云著讀選便覽雖有益吏治而時不能行及觀函山集讀選自便序

則謂昭明文選非謂鈐選之法也開先與同時不
應有悞或別有便覽一書耶
明
殷衡蠢菴集見徵選山左明詩啟卷未詳○明史藝文志○縣志作一百卷志悞
李攀龍滄溟集三十二卷則
張佳允序畧曰余嘉靖閒為滑令而濟南李先生守
順德故事令嚴重他守如其守而先生顧余各以其
業進驩然爾汝相得也會余入郎司農則又進余二
三子之李先生以閣中學使者擁衣去再起按察
河南而余亦浮湛中外時時詩相聞李先生歿而余
撫吳將以其閒梓先生之詩若文存者而屬元美憂

居業先之矣於是元美序曰文章關乎氣運
信然哉說者謂結繩而後其盛者代不數代而盛者
人又不數乃至岐詩與文而對稱之則未有兼出塗
美者何也詩之用異而氣不備完也詩依情情發
而葩約之以韻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以篇葩不易
約而核不易衍也於其體固難之葩與核左而不相
為用也則又工言者之所不易兼也孟子云詩亡然
後春秋作得春秋之緒者為戰國先秦而其閒左氏
短長莊列韓非呂覽諸君子汪洋乎其言之也燦然
而章蓋至西京而文則已極也然而三百篇之肯微

矣東京建安而後稍稍能取其材而小變其格以至陶謝澹澹焉彬彬焉蓋至唐而詩則已極也然而西京之旨微矣彼夫千餘年而人自賢其時者何限然時污而人受其染識亦俱受污而不自覺以噉啑而塗鴉為得造化之巧而實無當於述作之林又何限也北地生乃稍稍知兼出之而敢遽以媲美云乎哉今夫李先生之集行而操觚者可按覩也古樂府五言選不以為白頭陌桑曹枚之優孟哉七言歌行不以為高岑之奇麗哉五七言律體不以為少陵右丞之峻潔哉絕句不以為青蓮江陵之遺響哉排律不以為沈宋之具體哉誌傳不以為左氏司馬之雁行哉序記書牘不以為先秦西京之耳孫哉代不數而得之明人不數而得之李先生詩與文不兼出而先生倪得之亦已難矣高皇帝起元季天地若闢而朗此其盛不直際三代重以諸廟之右文文明以止至於今而始有李先生其兼出媲美幾乎超先秦西京而上二三子相與推明而傳之風雅訓誓之精微雅已有端是在來者矣（據本書）

丁鱗自棄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手首而外不

而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探滇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寡寥絕響藝苑卮言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暢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變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纏擾銘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琢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並論于鱗高獻吉大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冗于鱗難獻吉率令具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李于鱗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其自叙樂府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又云日新之謂盛德亦此意也若尋端擬議以求日新則不能無微憾世之君子乃欲淺摘而痛詆之是詆古人矣

余嘗有漫興十絶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刪大海瀰
風生紫瀾欲問濟南奇絶處戴眉天半雪中看於乎
此義邈矣寥寥誰解者

李于鱗詩如戴眉積雪閒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
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
火齊

李于鱗文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
斯胡可重不可識以上供藝苑卮言

書李于鱗集後昔在西省東署時於于鱗詩無所不
見而所見文獨贈余兩序及頗相坡砌之數牙觔十

餘首當時心服其能稱説古昔以牛耳歸之衆已有
褻卬之議而最後集刻行則叛者羣起然往往以詰
屈聱牙攻之則過矣于鱗之病在氣有窒而辭有蔓
或借長語而演之使不可了或以古言而傳新事使
不可識又或心所不許而漫應之不能伏匿其辭至
於寂寥而不可諷味此三者誠有之若乃誌傳之類
其合作處正周鳥商彝尺牘之所輸寫奇辭淡言縱
橫溢來而莫能禦恐非北地信陽所辦也讀書後

卮言云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
又云古惟子美今或于鱗余觀李何之為詩如良駿

又田辟草秋禾油然生矣若夫勃然之機至觀察而始化今督府張公序其詩文以左遷高岑輩目之云代不數而得之明人不數而得之李惟是言也則天寶以還千載之下僅得觀察一人而已其為一時學士大夫所推崇如此不足以厭服人心耶余嘗品其七言函思英發襞調豪邁如八音鳳奏五色龍章開闔鏗鏘純乎美矣至五言似有不盡然者乃稍乏幽逸情性觀察固有唐選行於世五言乃止於劉長卿自序謂唐詩盡於是矣雖儲韋錢郎並削之其取指頗示嚴峻余選中五言將毋為準的否其送諸光祿

雲芙蓉天鏡曉風雨石帆秋月雲樓云千家寒雨白雙闕曉烟青送歸比部云風雲千騎動雨雪二陵寒出郭云溪流繫雲馬山路入鳴蟬燕集云酒奈柳花妙人堪桂樹鱗天并寺云喬木堪知年迴峯欲隱天

七言送人云樽中十月平原酒袖裏三年薊北書寄茅云上書北闕風雲變濯淚西山雪雨寒送盛云書上梁王還獵獄城成楊子不過門雙塔云雙闕星河秋色暗半篆烟雨夕陽沈蟹春云楊舲亟峽江聲合立馬峴城雪色寒梅花云笛裏春愁燕塞滿梁間月色漢宮來眺望云漢苑春生多雨雪劍門晴色滿寒

烟歌行如金谷刁斗送謝茂秦擊鹿等篇一一高唱足以感蕩心靈豈直氣吞儲韋輝掩錢郎邪其集中附載海內名家哭公詩甚富如張督撫云生來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海知王觀察云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王儀部云天地論才盡文章與數奇又青山一慟哭流水若為音俞山人云句陳聰重襲文奇秘難通張太學云齊亡天下士漢失濟南生並追宗太雅之句因并識之（國朝詩品）

陳卧子云于鱗天骨既高人工復盡如玉出藍田而復遇巧匠珠同隨侯而更耀燦首故遇瑕則剔有美必雙總其經營反劍不輕染翰故能領袖羣倫五古規摹建安滿陸以後涉筆便少未免取境太狹七古原於李頎而雄整過之五律雜出盛唐諸家七律有王維之秀雅李頎之遒麗而又加整練高華固為千古絕調絕句調其鍊而若出自然意必渾而每多可思照應頻挫俱有法度未易至也（明詩綜）

白雪樓詩集十卷（明史藝文志○集作三十卷）

攀龍擬古樂府自序曰明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雖為於通塗亦競識其家此善用其擬者也王伯樂論天下之馬則若滅若沒若

忘若失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魚物牝牡一弗敢知斯又當其無有擬之用矣古之為樂府者無慮數百家各與之爭片語之間使雖復起各厭其意是故必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有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不可與言詩乎哉據本書

許邦才李于鱗擬古樂府序曰李于鱗擬古樂府辭殆二十年所計得凡若干篇未嘗以眎人也閒眎於一二同志亦先後錯出無睹其全者往辛酉歲予始請而歷讀之則集端實自為序其末簡引易辭云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噫嘻此二言者其于鱗之善乎為擬者哉蓋擬尚肖似弗似無貴於擬似寓神情非神則徒摹襲彷彿如勦攘然徒貽譏笑爾故刻楮葉雖工然比之造化祇見其勞而無益學孫叔敖而無抵掌笑談之妙必無復生之感動斯曰擬曰新之辨也古詩賦文辭類多有擬而莫難於樂府無論近日庾此二者即古之名家如梁簡文晉宋元融承天正則輩雖新之時有矣然考諸其辭不說於古者幾何也哉于鱗所為諸什雖一字莫非古已見者至其杼露甄瀚神色頼秀如羣鮑春榮曜靈晨升